劉素雲老師學佛答疑　　劉素雲老師主講　　（共一集）
2011/1/8　　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　　檔名：56-092-0001

尊敬的各位法師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可能有點來晚了，為什麼？大家看我今天是標準的劉姥姥。今天早晨我身邊的幾位同修，集體建議今天一定要穿新衣服，怎麼辦？恆順吧！因為這件衣服是我六十多年所穿的，最新的、最花的一件衣服。我下午在家裡沒來聽師父講開示，我在家裡練習了好幾次，穿上了照照鏡子，不行，穿不出去，脫下來了。如果今天晚上不是謝居士去接我，我自己出來，我肯定還穿那件衣服。你們前兩天發現我那件衣服的祕密了嗎？我告訴你，他們一建議我換衣服，我就把那個衣服翻過來，我這面穿一天，那面穿一天，我就在換衣服，今天實在是不行了。他們幾個像開會一樣，早晨說妳今天必須穿。我給你們說這個衣服是怎麼回事？這個衣服是北京的一位同修給我買的，從北京寄到了廣州，一個這個紫顏色的，還有一件紅顏色的。我這次出來的時候，他們都看著我，務必得把衣服裝進我那個包裡，我就裝來了。所以今天他們就說，「今天是在馬來西亞最後一天，明天咱們就出發了，所以妳今天必須得上鏡，得穿這個花衣服。」剛才為什麼來晚了幾分鐘？正好我出門走不遠，看見師父他老人家在散步，老人家一看我穿花衣服非常高興，我們站那一起照相。我說「師父，你看我穿新，漂不漂亮？」師父說「好好好、好好好。」然後我們在街上就照了好幾張相，就把時間耽誤了一會兒。一般來說，我是比較遵守時間的。

今天主要是答問。剛才謝居士去的時候，把這個答問題給我拿去，但是我已經沒有時間看了，我就從頭來說。如果在座的同修還

有什麼問題，可以繼續提，隨時把你寫的條子拿上來就可以。今天是答問和講解相結合，如果這些題答完了，我就再給大家講點什麼，如果問題答不完，咱們以答問為主。

問：第一個問題，尊敬的劉老師，您好，懇請老師解惑，感恩。第一個題是末學正在學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一星期一次兩小時，快兩年了。主修淨土法門，《彌陀經》與念佛，末學是否應該放棄學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以求一門深入？這本論主要是集合了佛所說的法，讓人一步一步走上成佛之道。

答：這是第一個問題，你說的這個論我沒看到過，所以我念的時候就很不順嘴，有點咬得慌。這個問題我是這樣想的，主修淨土法門，你念《彌陀經》和念佛就可以。因為現在時間太緊迫了，還是按師父說的一門精進吧！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
問：第二個問題，末學主修《彌陀經》與念佛，一門深入，是否我不需換成《無量壽經》，還是功課上可以改為，早上《彌陀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第六品，晚上《彌陀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三十二至三十七品。

答：繼續讀《彌陀經》就可以了，《彌陀經》是小本的《華嚴》，《無量壽經》是中本的《華嚴》，所以你讀《彌陀經》沒有錯。不用改，可以，因為你現在再改，可能還有點生疏，時間太緊，還是《彌陀經》一門精進。

問：第三個問題，既然我們誦經又聽經，要怎麼才能不思議？末學聽了就會去思考，請問該如何？

答：昨天我講，讀經、誦經統一起來說，就是不管讀經，還是誦經，還是聽經，你就是一門心思的讀、聽就可以了。不要去琢磨它的意思，一琢磨它的意思，那就是凡夫之見，不是佛菩薩的見解。我說了一句，你聽經、或者你讀經，你說這一段你聽明白了，我

知道佛說的是什麼意思，錯了。佛沒有起心動念、沒有分別執著，佛也沒有意思，所以你說你懂佛說的什麼意思，實際是你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

問：第四個問題，老師，您說您之前一天磕頭四個小時，是指禮佛嗎?還是單單磕頭四個小時。

答：禮佛，面對佛堂。當時我家的念佛機是二十四小時不斷的，我就按著念佛機唱的那個調，一邊唱著佛號一邊磕頭，四個小時，沒有數量限制。

問：第五個問題，老師，我們念佛、或聽經時，有需要請冤親債主、歷代祖先、歷代父母、孤魂野鬼來和我們一起念佛聽經嗎？煩請老師開示，無限感恩老師。阿彌陀佛。

答：這個問題我想是這樣的，就是你的程度到哪個層次了。現在我們哈爾濱播經，播經是什麼意思？就是那一盤經一次可以播半個月的時間，然後半個月，你再從頭播又播半個月，那就是給虛空法界一切眾生播的，也就是我們看不見的眾生播的。播這個的時候很多人都感覺非常好，覺得很多眾生都來家裡聽經，我家是一直在播著。我去廣州之前，已經播了一年多時間了，就是二十四小時是不間斷的。我自己感覺到挺好，我雖然看不見那個無形眾生，但是我能感覺到，很多很多眾生在聽經。我採取的什麼辦法？不請也不送，因為我不知道我請請誰，畢竟你請誰，你還得有落下來的。所以我就想一切有緣眾生隨時可以來，隨時可以走，來去自由，我也不送。我就是不請不送，自己自願來、自願走，這樣我的感覺挺好。但是有的人說感覺不好，那無形眾生來了不都是鬼嗎？妳不是把鬼請到家來嗎？我說我很明確，我就是要把他們請回來，請到家裡來讓他們聽經聞法，好也求生淨土。有的人說妳家那不鬼太多了嗎？我說來我家的鬼都是善鬼，都是好鬼，成佛之鬼，所以我歡迎他

們來。說到妳家不鬧得慌嗎？我說從來沒鬧過，非常守規矩。因為我起了一個什麼念頭？我跟大家說，我說因為我看不見你們，我也不會照顧你們，你們不要挑理。來了以後，這面就是我在晾台上是播經，在佛堂是念佛，如果你們需要聽經，就到晾台這面聽經，如果需要念佛，就到佛堂那面去念佛，來去自由，但是大家要守規矩，互相不要干擾。我就是起這個念頭，所以我感覺來我家聽經的那些個鬼神，無形眾生都非常守規矩，我覺得好像是在某種程度上比咱們人都守規矩，真是這樣的。

所以師父上人在開示，昨天說了一句，現在是人不如鬼，一點不錯。我前些日子在廣州，和廣州的同修們也一起繞佛，我們是在居住的小區裡念佛，當時我就跟大家說，咱們繞佛一定要守規矩，咱們繞佛的隊伍要排整齊。間距要適當，就是前面的人和後面的人，間隔一個胳膊的距離，就這麼遠的距離就可以了，不要拉得太長。為什麼？我感到好多好多數不清的眾生，在跟我們一起繞。我看不見，但是我感覺特別明顯，而且他那個隊伍排的比我們的隊伍還整齊，我們的隊伍是單行的，他那隊伍是八人一排，還是幾人我不知道，我就感覺非常整齊，成方陣形。而且他那個排頭絕對是低於我們的排頭，人家非常懂規矩。不是說我們的隊伍在這，他跑到這，不是這樣，而是我們的隊伍在這，他在這，總是有個距離。所以我說真是這些個鬼他們看明白了，也要求生淨土，非常非常守規矩。所以你說你請不請，你沒必要請，你要說請，你說張三、李四你能點到那麼到嗎？總有落下來的，你落下來的，可能他就挑理。沒有分別，就是所有有緣眾生，凡是要來的我都歡迎。你歷代的父母，如果你的佛堂裡有歷代祖先，父母的牌位，他們天天在和你聽，你怕落下你可以起個意念：你說請父母們回來聽經，回來念佛也可以。孤魂野鬼他們很苦，非常可憐，你能發慈悲心，讓他們和你一

起聽經念佛，說明你有菩提心，有慈悲心很好。

第六個問題比較長，我得看看主要問題在哪裡，現在我沒找著問題在哪裡。我還是給大家念念吧，讓大家也幫我看看，他主要要問我什麼問題。

問：老師好，我今年二十歲，原本發心出家，父母也同意，我就在寺院住著過午不食，並受持其他齋戒一年有餘。快剃度時，寺院裡又來了一個想出家的同齡人，很嫉妒我，我就離開了寺院。經居士介紹，到邢台給一個發心護持佛教的，江紅姊姊幫忙整理資料。後有一個特殊因緣，與居士們一起耕種有機糧食，遇上了大學畢業的工學學士，大我幾歲，一直未談對象的男居士，在廬江學習過傳統文化，挺談得來，我們二００八年一起隨團拜訪過老法師。後來情投意合定了終身，共同成長。如今山西老家好多親朋好友不理解我，有的還嘆氣，有的寺院裡的人還誹謗我。還有的挖苦江紅姊姊當初還幫助我，還學佛，盡給佛教丟臉。我不知道我錯在哪裡？我父母都是老居士，好多親朋也是老居士，有的修行很好，都不理解我。父母在各項壓力下很煩惱，我更煩惱，請劉老師慈悲開示，我是去找個地方出家，還是做一名居士好？劉老師，您就像心地無私的大海一樣偉大，告訴我該怎麼辦？請慈悲開示。

答：一切隨緣，妳當時想出家，後來遇到了一個人嫉妒妳，妳就離開了，說明妳出家的因緣不成熟，也說明妳的信念不堅定。如果妳要成熟了、堅定了，別人說什麼，和妳都沒關係。妳後來遇到了一位同修談得來，你們定了終身，情投意合，說明妳塵緣未了。我一九九四年就因為塵緣未了，所以沒有出家，妳跟我一樣還是塵緣未了，妳還是了這個緣吧。如果妳現在又找個地方去出家，妳不是坑人嗎？那妳這位男同修怎麼辦？妳說妳的父母和很多親朋好友都是修行人，但是不理解妳。這是妳自己的事情，因為什麼？妳修

佛沒有修好，所以人家才不理解妳；如果妳修得很好，妳做得如理如法，父母、親朋好友會讚歎妳的。不要因為自己讓父母和親朋好友生煩惱，妳是不是有些過於執著？因為其他的我不太了解，就妳問的問題，我想我就這樣回答。

問：第七個問題，老師好，不好意思麻煩您了，學生以恭敬的心，向老師請教一個問題，如何放下情執？是一個孩子對母親的感情，對母親的依戀，情執很重，老大不小的我，就想一輩子和母親在一起。無論生活、做事，還是走弘持傳統文化之路，都想和母親永不分離。學習傳統文化和佛法後，一心求生淨土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可就是放不下對母親的情執，不知該如何？請老師開示，謝謝老師。

答：你想和母親永遠在一起，不可能，母親總有一天會離你而去的，你到時候怎麼辦？你如果說我孝順，我母親走了，我也跟去，好像不太現實吧，大概你做不到。正好我今天看一本雜誌，有這麼一段話，恰恰我就記來了，我想可能對大家有用。你看它是這麼說的，說死亡好比是一扇門，你和我都在朝它排隊準備進去，是不是這樣？真是。說它隔開了今生和來世，你和我都命中註定，必然要闖死亡這一關，誰都不能倖免。你說你的媽媽和你，包括你在內，你儘管現在還年輕，但是也要過這一關，你也不能倖免。所以你想和媽媽永遠在一起，這就是過分的執著了。另外她是你的母親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你的父母，男人是我父，女人是我母，你要把這個心量要擴大，這樣你就會放下這個情執了。你孝順母親是完全應該的。有一個例子，我在報紙上看到的，一個人叫什麼名我忘了，他今年是五十二歲，就為了照顧母親，他五十二歲了沒有處過對象，沒有結過婚，就是見報紙的時候，他還一直在侍候老母親。所以這是一個孝子，我們應該向他效仿，應該學習。但是你千萬要做好

思想準備，當媽媽有一天離開你的時候，你也應該高興。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孝子，你能把媽媽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這是沒有再比這個孝更大的孝了。後面還有一段話說，生又曾生，死又曾死，本來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都是在同一個循環當中，所以說死是生的開頭，生是死的起點，每個人都害怕面對死亡，而死又是人生的必然。這非常的有哲理，就是一個圓，所以說生和死那就是一個循環。所以它這句話很對，說死是生的開頭，生是死的起點，沒有生死，你把這個問題想明白了，你和媽媽這個問題也就解決了。

問：第八個問題，老師好，感恩您的真誠開解，學生剛學佛不久，請問應從哪裡開始，怎樣做才不會走彎路？在二０一二之前有所成就，具體的步驟請您慈悲開示，感恩您。

答：這個我建議你讀一讀老法師寫的那本書，就是叫什麼名？《認識佛教》。《認識佛教》那本書不單是新同修應該看，而且老同修也應該再重複的看，你看了這本書，我估計你應該不會走彎路了。因為這是正知正見正修，從這開始就可以了，然後聽經、讀經、念佛，一定要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。如果你選擇了淨土法門，現在你還沒有選擇讀哪部經，我建議你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。因為我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，我真實的受益了。如果我不把最好的東西介紹給你們，我對不起你們，那是我自私。

問：第九個問題，老師好，請教您有一位年輕人修學不是很精進，讀《無量壽經》有半年的時間，讀得不是很熟悉。但有時在早上起床時，或坐、或走路時，有時《無量壽經》的經文自然的就從腦中湧出，浮現在眼前，平時讀得不熟悉部分，都可以不由自主的背誦出來。請問應該如何看待這種問題，該如何繼續修學。

答：這是一種境界，不要執著這個境界，不單是這個境界不要執著，任何境界都不要執著。真正的修行人，我告訴你們，沒有境

界的境界是最好的境界，最好的境界是最清淨的境界，就是一句阿彌陀佛。你說的這種現象，我也曾經有，比如說晚上睡覺的時候，我聽我老伴說，「妳昨天晚上滔滔不絕的在讀什麼？」我想那肯定是《無量壽經》，他說「一大段一大段的。」我說「你聽沒聽清楚是什麼意思？」他說「我沒聽清楚，但是妳說得非常溜。」他的意思是非常順溜，就一點也不停滯。有的時候可能還判官司，有一次我跟刁居士我倆在香港住在一個屋，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說，「大姊，妳昨天晚上給誰斷官司？」我說「我斷什麼官司？我睡覺！」她說「不對，妳一拍大腿，非常嚴厲的說你怎麼還這樣，他都到這種程度，你為什麼還折磨他。」我也不知道我斷的什麼官司，各種境界可能都是會出現的，出現了，過去就過去了，不要執著它。如果你出現的是能背《無量壽經》，這也是一件好事。

問：第十個問題，劉老師好，請問您沒達到三昧時是怎麼念佛的？

答：我啥時候三昧了，我到現在我都不知道。因為有人問我，妳怎麼得的三昧？我就去問師父，師父就說九個好好好，也沒回答我什麼叫三昧，我就別問了，還是自己悟吧。後來我聽師父講法、讀經，我就讀明白了，就是清淨心，清淨心就是三昧。你說我沒達到三昧時，我是怎麼念佛的？我就是幹事認真，我要想念佛，我就時時刻刻我不忘了這件事；我要是讀經，我就老老實實坐下讀經。所以認真有認真的好處，它是不是執著，我也不好揀別，我是怎麼？譬如說我切菜，我非常笨，我左手。我小學三年級以前我是用左手寫字，因為當時是住在農村，農村的老師、校長都有屯親，互相都有點帶親戚，所以我左手寫字老師也不管，校長也不說，我就寫了三年。三年以後我從農村搬到了哈爾濱，人家老師就必須得要求我右手寫字，所以那時候我就想不念了，因為三年我已經寫成了，

再讓我用右手我不會寫字了。我跟爸爸媽媽說我不去上學了，每天爸爸得哄著我，把我送到學校去，就這樣可能一年多時間，我才又學會了用右手寫字。就有些時候，我現在兩個手我都不會使剪子，就絞東西用那個剪子，我兩個手都不會使，我現在寫字用右手。

也有一個好處，我後來當老師，有一次我的右手被開水燙了，燙了以後我就不能往黑板上寫板書，我想我左手再試試吧，結果我用左手寫，反正寫得不太規整，但是還能寫出來，沒耽誤給學生上課，所以我說左右開弓也挺好的。我切菜的時候，我是用左手拿菜刀，我是一邊切一邊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反正至於切多粗我也不知道，我做菜的手藝非常差。我做的疙瘩湯，疙瘩大到什麼程度，有這個差不多大。刁居士上我家一看說，「大姊，妳這可真是疙瘩湯，太大了吧。」我做的麵條不是麵條叫麵柱，因為我切的手藝太差了，所以一邊念佛一邊切，切個啥樣就是啥樣。我掃地的時候笤帚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擦地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反正我什麼都阿彌陀佛，大概也就是這麼念，最後就念出三昧了。我現在只能說到這，因為再往深了說我說不出來，反正我每天這腦袋裡就是阿彌陀佛。

有時候佛友來我們面對面的坐著，他跟我說話倒苦水、發牢騷、說煩惱。一開始我聽我心煩，我就想你怎麼這麼多煩惱？後來我就想這個想法不對，他想跟你說，說明他信任你，你應該耐心的聽。後來我不是給大家說嗎？我就準備了一個無形的垃圾筐，那個垃圾筐他看不著，我也看不著，但是我能感覺到。比如說我家是長條沙發，他坐這頭，臉朝這麼，我坐這頭，臉朝這麼，他就滔滔不絕說，他一開說，我就意念垃圾筐我就擺在中間了，然後他所有說的呼呼呼都倒在垃圾筐裡了。他說完了沒事了，這垃圾筐的蓋自然就蓋上了，我啥也沒聽著，所以我也不煩惱了，我想這招挺好。有一

次他說到一半的時候，他突然問我，「劉姨，我剛才說的問題，妳說怎麼解決？」我說「你說啥你再說一遍。」他說「妳瞪著眼睛瞅我，妳怎麼不知道我說的啥？」我說「我不瞅你不禮貌，你該說我劉姨，你看我跟她說話，她連瞅我都不瞅我，所以我得瞅著你，但是你說的啥我沒聽進去。」他說「那妳幹啥？」我說「念阿彌陀佛。」真是，我告訴都是實話，真是他說的時候我沒聽著，我心裡真是就是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說念佛真是好，你自己能幫助別人解決煩惱，自己還不煩惱。

問：第十一個問題，昨天您講到要做世間人的好榜樣，念佛人的好榜樣，成佛的好榜樣。現在社會的夫妻關係相處都不太好，請您對踏入婚姻和即將走入婚姻的年輕人，談談如何經營夫妻關係，做世間人的榜樣。在夫妻相處當中重要的是什麼？忌諱的是什麼？請劉老師講解，謝謝。

答：這條我是短項，我做得不好。據說北京街頭現在有一個流行話，過去我在我們東北住的時候，有一句見面就是常說的：您吃了嗎？後來大家說這個話不能隨時隨地都說，你比如當時是室外廁所，那個上廁所的出來了，你要上廁所一對面，你也說你吃了嗎?這時候不能那麼說，我就想也是，那得分場合地點。實際人家吃沒吃和你有啥關係？假如說你問我，我就有點抬槓，你要有人問我，我說我沒吃，那你請我去吃嗎？不可能，就好像是一句平常的客氣話。說現在北京街頭流行一句什麼話？您離了嗎？這話變得很時髦，就是你離沒離婚？同學、同事一段時間沒見面，見面第一句話就問您離了嗎？太可悲了。所以我想現在年輕人你要結婚，你膽也夠大的！我要是倒退回去幾十年，我可不結婚，這一生結一次婚已經領教了，真是這樣的。如果說你已經走入了婚姻殿堂，或者是你即將步入這個殿堂，一定要有一點，要有責任感，做人一定要有責任心

，你要對你自己負責，也要對對方負責。但是如果夫妻關係，一旦遇到了一些障礙，我勸你一定要想明白，不能幹傻事，不能幹蠢事，不能自殺，別情執那麼重，誰也離不開誰，不是那樣的。師父講法不說了嗎？都是假的，好的時候我愛你，愛你有多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又有新歡的時候，那月亮就代表那個心了，就和你沒關係了。

不有一個佛友嗎？她嫁了一個丈夫，那個丈夫的前妻是跟別人跑了，把丈夫和兒子都丟下不管了。咱們這個同修心地非常善良，就去照顧這個父子倆。十八年以後這兒子也長大了，丈夫也侍候得挺好，三口人很和睦。這個前妻回來了管她要丈夫、要兒子。這個佛友很傷心，就去問我，「劉姨，妳說怎麼辦？」我說「妳要問我，我告訴妳，還給她，丈夫也還給她，兒子也還給她。」她說「那我這十八年的功夫不白費了嗎？」我說「一點也不白費，妳這是功德，妳要是和她打起來，妳沒有功德，福德都沒有了。妳要聽我的勸，妳就還給她，還給她以後還是一個完整的三口之家。」這個同修就問我，「劉姨，我怎麼辦？」我說「難得妳清淨念佛，有人侍候他了，不用妳了對不對？妳就老老實實念佛求生淨土得了唄，多好！」所以我當時就給她解釋，我說什麼叫丈夫？她們說「就是老公！」我說「老公是新名詞，我還不太會說。」我說我解釋的丈夫，丈是距離那麼遠，一丈遠，夫是夫君，就按現在話來說叫老公，我說這一丈之內是你的丈夫，是你的老公，一丈之外願誰誰的。我說妳操那麼多心，管那麼多事幹啥？

我遇到過這樣的佛友，上我家哭天抹淚的說，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了，我天天我查他的手機。我不知道他的手機，她一查怎麼就能查出祕密來還怎麼的，因為到現在為止，我不會用手機，我沒有手機，我不知道那個手機都是什麼功能。她說「我天天查他的手機。

」我說「你查他的手機是什麼意思？」她說「看他都和誰通電話了，給誰發短信，那短信是什麼內容？」我說「妳這一天念了幾聲阿彌陀佛？都用在這手機上了。」還得人家睡覺了，偷偷摸摸把手機偷出來，上另一個房間去查去。我說妳這一宿能睡多少覺？太辛苦，真是太辛苦了，妳管那麼多事幹啥？如果他的感情不在妳這了，妳看能看得住嗎？妳就隨他去吧，是不是？他上哪個道，那是他的因緣，妳該勸可以勸他，但是妳勸不了，他要走他的路，他就走唄！

那今天師父上午開示的時候不說了嗎？那個炮烙，炮烙是什麼？地獄的一種刑罰，就是那個銅柱子給它燒紅了，那多熱，男人要是邪淫，他看這個柱子就是美女，所以他就去抱，一抱他就沒了，就燒成灰了。然後風一吹他又活又成人形了，看著還是美女，要不說這樣的人沒有臉，他沒有記性，你抱一次就得了唄，他還去抱，所以他一生是萬死萬生。要是女的，她看那個柱就是帥小伙，男的，她也去抱。所以章太炎不是說嗎？這個刑罰太殘酷了，能不能取消？不每天那個小鬼來抬他去上班嗎？他白天在人世間上班，晚上就到陰間去上班，他是祕書那個職務，判官司。所以後來他就跟閻王爺建議，能不能把這個刑罰取消？閻王爺就派了兩個小鬼陪他，帶他去看，兩個小鬼領他到了一個地方，就告訴他說到了。但是章太炎什麼也看不到，為什麼？你沒有感召這個你見不著。所以說上地獄去，上餓鬼道去，上三途是什麼人能見到？你自己造這個業了你能見到，你造不了這個業你想看也看不著。到地獄、到餓鬼道去什麼人？一是菩薩，二是造業的，這兩種人能去得了；你沒造這個地獄業，你看不到地獄。所以一切是心想的，是你自己造作的。因此師父告訴我們是自作自受，和別人都沒有關係。

夫妻關係怎麼樣經營，我沒啥經驗，我也不怎麼會經營，反正

我覺得彼此要信任。現在都講ＡＡ制，我現在也學會了好幾個新名詞，一開始我不知道什麼叫ＡＡ制，後來就說夫妻之間經濟是獨立的，你賺的錢歸你，我賺的錢歸我。就是丈夫不知道妻子那存摺上有多少錢，妻子也不知道丈夫在哪個銀行開戶了，有多少存款，都不知道。花錢比如說這一個月的生活費，假如說花了一千塊錢，各出五百，這就叫ＡＡ制。我一聽我說我家早都ＡＡ制，我家是從什麼時候都ＡＡ制？大概從一九九七年吧，如果我沒記錯，是一九九七年。我和我老伴我倆，我們倆不是純粹的ＡＡ制，我老伴因為從企業退休，他工資比較低，我在機關，工資比較高，我老伴心裡不平衡。後來我姑娘就跟我說，「媽，咱們家問題這麼解決，我爸的工資是他零花錢，完了吃穿用都妳負責。」所以我們家我和我老伴這麼個ＡＡ制，就到現在為止，從一九九七年到現在，我沒看見過我老伴的工資卡，工資條，就是這樣。所以他的工資就他的零花錢，我的工資原來就是日常生活用，所以我想這個也挺好的。因為我這人心大，我從來沒把這個錢當作個事，我現在都不識數。你要給我一千塊錢，我得數好幾遍可能能數準確它這一千塊錢，一次、兩次我都數不過來。所以，我這人好就好在兩件事不感興趣，一是錢、二是官。

一九九八年我自己把官辭掉的，還挺費勁，人家去買官、要官求人，我是辭官求人。我不是當官的那塊料，為什麼？因為當官老開會，我又在綜合口，綜合口是開會常常少不下，而且你還得表態。我開會有兩個特點，一是聽不清人家領導啥意思，二是睡覺，一開會我先睡著了。有一次什麼樣一個會我都睡了，就是漲工資，我開會之前，我那幾個部下告訴我，拿個本、拿個筆妳得記，什麼精神回來好給我們傳達。還不讓代替，必須得一把手去，我就去了。領導剛開始一說漲工資的事，我就睡著了，完了等人家會議結束，

我睡醒了，我那紙是空白的，我啥也沒記上。回去以後，我那幾個部下就問我，今天什麼會？我說漲工資。啥精神？我說等人事處發文你們看吧。他們說妳記錄給我們看看。我拿那個白紙，我說這就記錄，一個字沒記上。他們氣得說就這麼重要的會，和咱們關係這麼密切，妳怎麼能睡著了？我說我也聽不懂，我不睡覺幹啥？就是這樣，後來到漲工資就出錯了，人事處給我們每個人發這麼大一個小條，就是你原來的工資，你現在應該漲到什麼程度，就發了這麼一個讓你自己核對。我看不明白這個東西，我和我們機關黨委副書記一個老頭，我倆對桌，我就把我那個單就擱這了，副書記自己看他自己那個，看完了以後問我，「素雲，妳看明白沒有？」我說「我不會看。」他說「我就知道妳不會看，拿來我給妳看。」他就拿過去一看他說「素雲，妳這個錯了，少給妳算兩級工資。」我說「不可能，人事處算的還有錯，就這些。」他說「我去找，我要找回來怎麼辦？」我說「你找回來給你。」後來他就上人事處給我問去了，回來老頭笑呵呵的說，「怎麼樣？錯了吧，真是少給妳算兩級。」我說「那這兩級你找回來的給你吧。」

所以我就在錢的問題上，在官的問題上，我確實是不感興趣。人家都說妳要是稍微腦袋靈活一點，妳早又升上去了，妳何止是處級？我說那大官都給別人當吧，我小官我都不想當。因為什麼？有人說妳得會看領導臉色，妳發表那個意見，妳得對領導的心思。我說這個事太難為我了，我不會看臉色，我們委七、八個領導，我說你讓我看臉色，我得從頭看，一把手看我得分析分析，這個領導他想聽什麼話，看完一把我看二把，我說太陽落山了，七、八把我還沒看完，把我自己累死了，我說我不幹這個傻事。領導臉色我也不看，你讓我發言，我就說我自己的意見，不讓我發言我還不欠嘴，就是這樣。所以後來就形成一個什麼規律？一讓我發言的時候，我

就先問領導說真的、說假的？領導說，說真的。我說說真的我就說，對不對你們心思我不知道，說假的別找我，願找誰找誰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就覺得做人首先你要真誠，你像夫妻之間就是這樣坦誠相待，別偷偷摸摸的，凡是偷偷摸摸的事，見不得人的事沒有好事，什麼都公開透明，不是講透明嗎？所以夫妻之間一定要透明。現在都講隱私，反正在我這好像沒啥隱私。尤其是你幹了壞事的時候，你更不要弄成隱私，你暴露出來那叫發露懺悔，你合適。你要把它當隱私隱起來，你不懺悔出來你那就是造業。夫妻之間應該從我做起，從你自己做起，不要老要求對方如何如何；如果老要求對方如何，往往關係就容易出裂痕。時間長了，人不說嗎？他們跟我說，說剛結婚有七年時間是磨合期，這七年妳要磨合好了，後面就比較順了。如果七年之內，妳要磨合不好，大概拜拜的可能性就大了。這個我還沒體會到，因為我到現在為止，和我老伴子還在磨合，沒拜拜。

問：第十二個問題，劉老師您好，我初聞佛法，家人不信佛，我想引導家人學佛，應該從何做起，又不至於用力過猛。

答：你剛聞佛法你就想引導家人學佛，太快了吧，因為你還沒學出個模樣。你先學出個模樣，一個好樣子，給家人做好樣子，家人自然就跟上了，身教勝於言教。你叨叨、叨叨去說，可能時間長了，人家會煩的，會反感的，會逆反的，你就默默去做。你像胡老師，為什麼現在妹妹、媽媽對他轉變了印象，包括去世的父親？因為他做了。他如果沒做，還像以前那樣，不會服氣的；現在他妹妹給他發短信，稱他為最偉大的哥哥。過去他妹妹和他是不太對付，他過去剛學傳統文化、學佛，他回家是指揮這也不對，那也不對，先看冰箱這個肉，那個肉，冰箱裡，他就說你們就吃吧、吃吧！所以他一要回家一打電話，小阿姨向老人家一報告，說小林哥哥要回

來了。老爺子、老太太趕快說，該藏的藏，把東西都藏起來，不能讓他看著。因為看著他批評，這也不對，那也不對，所以老人家就很反感。你學佛的怎麼這樣？這就叫學佛？有時候可能老人家都用諷刺的口吻來說，「咱們家學佛的要回來了，咱們說話都得小心點了。」這都是胡老師跟我們分享的時候講的，他舉的具體例子，那現在他就不是這樣了。我不知道你們在座的，聽沒聽過胡老師最近講的光碟，他四個月侍候他爸，侍候到什麼程度，他說現在才體會到了，父子親情是怎麼個親法。

他說過去他父親一上廁所，他就煩，嫌髒、嫌臭，現在他父親在廁所坐一個小時，他就在廁所陪他爸一個小時，這一個小時就是和父親交流。他父親給他講了好多過去他的事情，這個親情就愈來愈近、愈來愈近。譬如他說吃那個醬豆腐，可能我們叫腐乳，咱們這邊叫啥我不知道。老人家雙目失明，他看不見那個醬豆腐，又不能一整塊給他都擱在飯碗裡，因為那個東西鹹。所以胡老師一開始，用筷子給父親夾一點，送到老人家嘴裡。那個醬豆腐它不是有點黏嗎？他肯定擱嘴他得吸一下，吸一下，胡老師說他再用這個筷子，送到自己嘴裡的時候他覺得噁心，他受不了。後來他想，這一關我必須過，自己的父親我都嫌他髒，這怎麼行？後來他就是乾脆也不用公用筷，就自己的筷子，夾給父親吃完就自己吃。後來父親吃的飯，老人家因為非常節儉，他撥那個蒜皮、那個菜葉什麼東西，完了他都撥到碗裡，他特別整齊。然後他就說，兒子，你都吃了吧。一開始胡老師說真是直皺眉頭，這你說老爺子吃的，剩的這東西，魚刺都在這碗裡，我怎麼吃？後來想這一關也得過，他說我也不經過嘴，直接送嗓子眼兒裡去吧，稀裡糊塗反正我都扒了進去了，啥味我也不知道。後來他父親因為有前列腺，他小便的時候就不乾淨，最後可能都還剩點還有沉澱物。他一開始這關都過不了，後來

他都一關一關過了，他說怎麼過的這關？他父親小便完了，他用那個杯子，接他父親的小便喝進去了，他這樣做的。他說喝進去以後自己什麼感覺，特別高興，原來這麼簡單，什麼都沒有。他說這不就是心想嗎？你想它就髒它就髒，你想它就乾淨它就乾淨。所以他父親的小便他喝過，就這樣四個月，把老父親送往生了。我說你這回就做對了，如果這四個月你不在父親身邊，老人家走了以後，你可能會遺憾的。兩種一種是無所謂，因為和父親沒有什麼感情，十歲就不和父親在一起，已經四十五年了。我說這四個月就是讓你盡孝道，這樣老人家走了，你沒有遺憾，真是這樣的。所以我想做人，無論是咱們做孩子們的長者，還是做長者的孩子，都要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。在座年輕人也不少，老人家也不少。所以什麼叫孝順？你真正的在父母面前，你去踏踏實實的做了，老人家心安了，這就是孝順。最大的孝就是護持老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問：下一個問題是，還是剛才這位佛友的，我岳母是漁民，行船幾十年，只有兩個女兒，現在周身是病，去醫院檢查沒病，幫她尋醫問藥花了不少功夫，但病痛依舊。我學傳統文化後勸她念佛，她無心念，我騙她說做大禮拜能治病，她就每天做一百個，（是不是就是密宗那個大頭？你這個大禮拜大概就是這個意思。）她拜完了一百個大禮拜渾身大汗，然後馬上沖涼，結果一個月後耳鳴愈來愈厲害，就不肯做了。我剛學了點經絡知識，按她那個穴位，但是幫不了她。後來想可能運動量大，勸她每天做三十個左右，堅持二、三週後有一天停下來，當天肺莫名的痛走不了，經常腹痛、頭痛、頭暈，好了此處就痛另一處。她膽小憂愁，眉頭常皺，擔心不已，我現在明白了，只有佛法能幫她，就計劃回國後要買魚放生，捐款到佛堂，捐印傳統文化書籍、光盤，這些行動能直接幫助她嗎？有更好的建議嗎？

答：這個很明顯就是業障現前，因為殺生，你看她是漁民肯定是打漁、殺生。我記著我曾經看見一個老人家往生，往生之前她是什麼樣？就是那個嘴就像魚嘴似的，就這麼一張一合、一張一合。後來有人明白說她肯定是喜歡吃魚，問她的兒女，兒女說媽媽最喜歡吃魚，所以到最後她的嘴，現的那個形就是魚嘴的形。因為魚假如你釣牠，或者把牠撈上來以後，牠離開水以後，沒有呼吸，牠也很難受，牠那嘴就一張一合的，我們可能都有這種體會。所以老人家因為就是愛吃魚，最後就這樣。還有我看見一個老人家，她是八年的植物人，就是一直是插管，靠用那個管來維持生命。後來有一天說老人家重了，是不是要走了？讓我去看看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老人。她是什麼反應？就是那個舌頭從嘴的一側，耷拉出來挺老長，一伸一縮、一伸一縮，就那樣似的。完了我當時我就跟她嘮嘮，我說您是哪位眾生，我看不出來，您能不能告訴我，如果老人家曾經傷害過你，你現在示現這個像，我請你老人家能原諒她。因為這位老人她現在學佛，她想往生極樂世界，你要聽懂我的話你就把舌頭縮進去，你就不現這個像可不可以？我說完了以後，待了一會有幾分鐘，有幾分鐘那個舌頭它那就縮回去了，就不伸不吐了，不來回伸縮了。說明那就我勸牠牠聽進去了，可能是狗，大概老人家年輕的時候，是不是吃狗肉還是怎麼的？所以她示現那個吐舌頭，就是狗的相。

所以咱們一定要通過這些事，要懺悔，要給人家賠禮道歉，不是說三言兩語就能解決的。你過去傷害是人家的命，現在人家找你算算帳那很正常，你不要怨人家，不要恨人家。比如說我過去欠你的錢，我沒有錢的時候，你可能不找我，現在我做了點小買賣，賺了點錢你知道了，你能不來找我討帳嗎？這不很正常嗎？你都學佛要西方極樂世界去了，人家找你討點帳有什麼不可以？所以咱們要

有慈悲心，是咱們欠人家的，咱欠人家的就老老實實還，別對人家不高興、不滿意。所以就我說吐舌頭那個老人家，後來走得非常好，練出來好多五色舍利子，因為她老人家老太太很慈悲。所以你看你再慈悲，你傷害過人家，到你最後臨終的時候，他也會來找你算帳的。咱們要把這個問題解決。所以像剛才這位同修說的，一定要勸老人給這些被傷害的眾生，尤其是魚要道歉、要賠禮，承認自己錯了，真心誠意的。然後念佛給這些個眾生迴向，帶牠們一起去西方極樂世界。你真誠，牠服你，牠就不障礙她了。她這個病你不是說到醫院去看沒有，非常明顯，就是這個。你後面說的放生、捐款、印書有沒有作用，有作用，但是她自己一定要念佛。

問：第十三個問題是，吃素的人可以拯救世界，因為不殺生。請問不吃素的人可以簽六和敬嗎？符合六和敬嗎？符合十善業嗎？

答：五戒裡沒有明確說必須得吃素，但是五戒第一戒是不殺生，所以你怎麼理解？有人說因為戒條裡沒有必須吃素，所以我不吃素也是應該的。那就看你怎麼理解，這是一種方便說吧，師父講法的時候說過，別人沒進佛門，或者剛進佛門，你不要勸他：你必須得吃素。這樣不行，為什麼？很多人解決不了這個問題，你一開始還沒進入佛門，你就讓他必須得吃素，一下子就把他障在佛門之外了。所以你要有個緩衝，一點一點來，別著急，你先把他引進佛門，然後再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最後機緣成熟了，他自己就不吃葷，就吃素了。就現在應該說到廣州之前，我和我老伴我倆就一桌兩制，一個飯桌兩個制度，我老伴吃葷，我吃素。我說「咱是一桌兩制互不影響，你想吃啥你買回來我給你做，但是不能買活魚。」我老伴說「那個魚我買活的，我在那把牠殺了，我提溜回來行不行？」我說「不行，我認識。」所以我老伴也非常聽話，他說「那我買什麼樣的？」我說「你買那翻白的，剛死不久，你買那樣的可以，回來

我給你做。」但是我做魚的技術實在是太差了。

我跟你們學我怎麼給我老伴做那魚，不是我誠心不好好給他做，我盡心盡力的去做。做魚我把程序忘了，先第一把把火打開這沒錯，鍋熱了以後放上油沒錯，這兩步對了，放完油第三步幹啥忘了。忘了以後這火急，這油就開始冒煙了，冒煙了我一想，這第三步是啥我沒想起來，我接了一碗涼水嘩就倒那個油裡了，你們想想，什麼樣的景象？涼水倒在熱油裡，房蓋上全是油了，我滿身全是油。但是倒了以後我就把鍋蓋蓋上，它就滋啦啦、滋啦啦它就響。我想你慢慢響著，我也慢慢想，我看我下一步該幹啥，我一想那做魚，那下一步把魚放裡保證沒錯，我就把這魚放在這鍋裡了，然後又想起來擱點什麼蔥，擱點佐料，反正我想起點啥我就擱點啥，至於哪個先，哪個後我不知道，最後總算把這魚做好了。做好了我一看壞了，挨鍋的那一面沾上了，燒焦了，這怎麼辦？我就拿鏟子剷，我把廚房門關上剷的，我怕我老伴聽見，我偷著剷，我把牠好不容易剷翻來一看，都黑了不行。那怎麼辦？我裝盤的時候，我把這個燒焦面挨著盤底兒，我把沒燒焦那面，好面我放在上面。完了我想：再怎麼給它偽裝偽裝。我就用點香菜葉，我撕碎了以後我給那個魚上面蓋上點香菜葉，一看還挺漂亮，挺好看。

我就端上來了，端上來了我老伴我倆就吃飯，我就拿眼睛瞄著我老伴的表情，我看他啥表情？要表情好，或者他說出來，做得挺好，那就挺好；他要齜牙咧嘴的，那說明這魚沒做好。但是我一看面無表情，看不出來好和不好，我待會看還沒看出來，我就問一句，「老伴，我這魚做得怎麼樣？」兩個字「還行。」還是沒有表情，我也不知道這還行啥概念，我一想還行那說明就還行。正在這時候我姑娘回來了，一開門還沒等脫鞋，她爸就說了，「姑娘，妳怎麼不早點回來，妳媽做這魚實在是太難吃了。」完了我說「你看剛

才還說還行，怎麼這麼一會就變成太難吃？」他說「我不敢說，我怕影響你積極性，下把不給我做了。」我說「那不至於，我做還是給你做的，真是對不起，我不是想做成這樣的，但是它就做成這樣。」所以真是你看我吃素這麼多年，就這些東西說實在的，我真有點不會做了，我想把它做好，但是真是沒做好。

不吃素的人可不可以簽六和敬？符不符合六和敬、符不符合十善業？應該說符合。說你六和和這個沒有什麼直接的，就說我不吃素我就不能講六和。但是我勸如果你能吃素是最好的，第一條，讓你養慈悲心，你不吃這些東西，你肯定不會去殺牠。甚至是別人殺牠，你肯定都不願意在跟前聽，不願意在跟前看，確實是培養慈悲心。反正我的特點，就是我從小到這麼大，我什麼都不敢殺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剛結婚我公公殺小雞，他拿到晾台，我告訴他，「我害怕。」老爺子說，「妳別害怕，我拿晾台去殺。」然後就拿晾台上去殺，我把晾台門關上了，把廚房門關上了，我進我住那屋，我把我那屋門也關上了，這不三道門關著！我還把耳朵堵上這樣似的，好聽不見那個雞叫聲。後來殺完了老爺子說「殺完了，小雲，別害怕，你出來吧。」我到晾台一看，那個雞在晾台撲嚕，從那以後我告訴老爺子，「再咱不殺這個了，我太害怕了。」所以從那以後我家不殺這些東西。

有一次我家來個客人，回民，那我就想，我給他做點啥菜？我得買條魚吧。我就去買魚去了，買魚前我買了三個小塑料凳，我到那個賣魚那池子一看，那個魚都在游。我就問人家，「你這魚怎麼沒有死的？」賣魚那人很生氣，瞅瞅我說了一句，「誰買死的？妳買？」我說「我買死的，你這沒有死的那我就不能買了。」他說「你上商店去溜達一圈，回來牠就死了。」我這腦袋簡單，我就進商店去溜達去了，溜達我出來，我這麼一出門，我看那賣魚的盯著那

門瞅，一看我出來了拿個小棒，一下敲那魚頭就把魚敲死了。我還問人家，「你怎麼把牠打死了？」他說「我不打死牠，妳能買嗎？妳不要買死魚嗎？」我說「你看，我看著你打死的我不買。」他說「那不行，妳必須得買，我已經打死，妳不買我賣給誰？」我也不會打仗，我說「行行行，我買、我買。」完了他說「妳怕活魚，我給妳收拾完了。」我想他既然已經打死了，那收拾吧！他就把鱗什麼都給我收拾好了。他說「上面背上好像有兩根線，那個我都抽掉了。」我說「牠不能再活？」他說「不能活了。」

又拿個塑料袋給我裝著，裝著以後我不敢這麼提溜著，我給牠放在後背上提溜著。完了往家走，一邊走一邊給念往生咒，結果我把這個魚給念活了，牠就在這個塑料袋裡邊掙扎跳的，給我嚇得怎麼辦？我趕快又往回念，又去找人家賣魚的。到那我說「你這魚又活了，你不說牠活不了嗎？」完了賣魚的挺不高興的，「妳這人真囉嗦，妳說死魚妳能把它叨咕活了，妳叨咕啥？」我說「我叨咕往生咒。」完了說「妳這咒還挺靈，我再給妳收拾收拾吧！」完又給我收拾收拾，他說「妳這回別忘了，妳這還有三個小凳子沒拿。」光念著咒，拿著魚走，把凳子都忘了，後來我還這麼提溜著念到家，這回沒動靜了，我也不敢做，我把牠放晾台。我跟來的客人說，「你稍等一會，半小時以後牠要不活，我再給你做。」半個小時以後我上晾台看看，沒活，我才把那個魚給牠做了。所以就是那種心確實是慈悲心，就是牠已經死了，我都不忍心做。所以咱們吃素的人，一般來說是比較慈悲的。

問：第十四個問題是，有一位企業家，擁有兩千多畝大的養魚場，他現在剛剛學佛，知道做這是要背因果的，所以也不能轉讓出去。現在每天都有大量的魚死掉，浮到水面，直到現在，懇請老師指點解決辦法。

答：最好是改行不做這個，你說你這麼大個養魚場，這個魚你自己不殺，你也得賣給別人，別人也得殺，殺生這個業重。最好咱們不做這個，做點別的小買賣賺點小錢，夠生活就行了。對於死掉的魚要給牠們三皈，做做超拔。

問：第十五個問題是，尊敬的劉老師，您好。目青是人名還是什麼我不知道，還是目前？寫的是目青學佛中出現一些狀況，請教老師，母親在念佛和看光盤時很靜，突然被人拉了一下，她感到四肢不能動了，只有心在跳，定住達五至六小時，這樣的情況出現過三次。又是在念佛時突然有一點聲音，就會被驚嚇得四肢無力，腿發軟。近兩年出現精神不定，情緒很激動，常發脾氣，話很多，也不像以前念佛精進了，吃了治療精神的藥後，又出現睡覺、看電視的情況。以前很精進念佛很少看電視，有時能看見眾生，請問老師，這些現象應如何對治？母親已七十六歲了，學生很希望母親能往生成佛，但母親狀況令我擔憂，該如何辦？在修學中有眾生和冤親債主來找，應當於哪個什麼辦法更有益？

答：這可能有些屬於南方話我不太明白，但是大概這個意思我知道。這也是一種境界，就是冤親債主來障道。你看本來老人家念佛很精進，出現第一種情況，就是被人拉了一下就四肢不能動，能定住，她不是那個禪定的定，而是被這個冤親債主給控制住了五、六個小時。又有時候聽見聲音就嚇得四肢無力，這些確實是一種不太好的境界，是冤親債主來障道。告訴老人家：一定要老老實實念佛。就是師父講法的時候不舉了鬼屋那個例子嗎？一個老人家在美國租了一個屋，結果那是鬼屋，每天半夜十二點，那個鬼披頭散髮青面獠牙，滿身臭氣就出現了。這個老人家很有定力，她就念阿彌陀佛，一念阿彌陀佛，這鬼就靠近不了她；不念阿彌陀佛，這鬼就靠近她。所以老人從半夜十二點到亮天，不停的念阿彌陀佛，結果

念了三年，老人家念成就了。那你說這個鬼是善鬼、還是惡鬼？他來成就老人家來了，所以咱們對所謂的好境界也念阿彌陀佛，不好的境界更應該精進的念阿彌陀佛。跟冤親債主可以溝通，告訴他們，「我現在學佛了，我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如果你和我有緣，能原諒我過去的過錯，和我一起念佛，咱們一起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」這個問題就好解決了，但是很多人溝通的不真誠，不用真誠心去溝通溝通不了，人家不服氣。

比如說我有一個佛友，他那個眾生就隨時隨地在控制他，總跟他對話，而且說那話都是半截話，不說完全。但是他要讓你幹的事，你必須得幹，他要不讓你幹的事，你堅決不能幹。你幹了，你沒按照他的要求辦，他就治你，他就到那種程度。有一次他較勁，他要上哪去，人家那個告訴你不能去。他說我非去。人家說你去我治你。他也沒聽他就去了，結果坐火車，一下火車才發現多坐了四站，下車哪也找不著，不是他要去的那個地方。所以這無形眾生，你要跟他溝通不好，他確實有的也有一定的能量、一定的本事，他確實治你。所以咱們一定要不說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！有的人還喜歡，一有啥事了就想我問問，問問我身上這個眾生讓他幫幫我。你不就是喜歡嗎？你喜歡啥來啥，他就在你這住下了，就不走了。完了等你又討厭的時候，你再跟人家說，你攆你都攆不走。所以一定要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千萬別求神通，求神通招魔障。

問：第十六個問題，就是做為下屬怎麼樣對上司？（好像是這個意思），但是這個上司是他的親戚。就是比如說我，我給我的親戚打工，我那個親戚他就把兩個人的工作安排給我，我每天半夜十二點以前都要加班，就睡不好覺。他說這種情況怎麼樣忠孝兩全？

答：你可以把你的想法，跟你這個親戚嘮嘮嗑唄，一個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。如果你要不做為一個負擔，你能勝任你就做，千萬

不要有埋怨情緒，這邊做著心裡還不痛快著，覺得挺委屈。你看兩個人的工作，你讓我一個人做，我又拿一個人的工資，你肯定是覺得挺冤屈的。你可以跟你的親戚談一談，實在不行，你就覺得在這打工不痛快，那就換一個地方，但是以自己是否愉快為標準。

問：第十七個問題，聽說國內有未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不能學佛，您在政府部門工作過，請問是這樣的嗎？

答：這個我沒聽說過，我沒聽說過學佛受年齡限制。最起碼在我接觸到的這些佛友當中，我沒聽任何人跟我說過這個問題，應該是不存在的吧。

問：生活閱歷不多的孩子，是否愈學佛愈自私？

答：不是，不是這樣的。你父母學佛學得正，對孩子是正面的影響，不會愈學愈自私的。我跟你們說我學佛，我老伴學佛，我兒子、兒媳婦也學佛，但是我孫女不自私，我孫女今年是初中三年級。我曾經給大家舉過例子，因為小學的時候，她上學不是一年級下學期，就是二年級的上學期，她們班有一個最淘氣的孩子，他媽媽是空姐，他爸爸是一個大公司的老總，非常忙，所以這個孩子歸他姥姥管。你想現在這淘氣包子姥姥能管得了嗎？結果上學以後，就誰都不和他一個座，分給誰一坐，人家家長都要求老師要換座，最後這孩子就分給我孫女坐一個座。他開始他拿那個鉛筆扎我孫女耳朵，不讓聽課，我孫女回家就哭了，畢竟也是孩子。完了她爸爸媽媽問怎麼回事？我孫女就學了，我兒子、兒媳婦就給我打電話說，「媽，明天我們得找老師給孩子換個座。」我說「為什麼？」他就把這事跟我學了，我說「不可以換，一個老師面對六十多個孩子，你讓老師為難，因為我當過老師我知道這個，你都不和他一個坐，總得有和他一個坐的，這個孩子就適合和荷荷一個座。你不要去找，我跟荷荷說。」我就跟我孫女說，「孫女，妳看過一個日本的動

畫片叫一休沒有？」荷荷說「我看過。」我說「一休有沒有智慧？」她說「有智慧。」我說「妳看那一休就擱腦袋這麼一畫他就出智慧，奶奶告訴妳，妳畫一畫試試。妳能畫出智慧來，能解決這個問題，都不用奶奶幫妳。」她說「奶奶，我試試吧。」

第二天給我打電話，「奶奶，我智慧了。」她告訴我她智慧了。我說「妳怎麼智慧的？」她說「我有辦法了，我試試看，試完了奶奶我告訴你，我看看這個成果怎麼樣？」我說「那好，妳試試吧。」後來她試了一段時間，她報告「奶奶，成功！」我說「怎麼回事？」她說「因為她們班是老師給每個孩子發那個小花、小五星。你作業做得好給你發一個作業星，紀律好發個紀律星，各種各樣的星。」這個淘氣包子他啥星也得不到，他畢竟也是孩子，他也看著人家得這個，他也眼饞。所以荷荷，因為我孫女在班上是不錯的學生，得的花也多、星也多，他就看著眼饞。我孫女買這麼大一排，全是星、是花，老師不給他發，我孫女給他發，往他手背上貼。今天作業完成沒有？完成了作業星，今天你勞動好勞動星，今天你衛生好衛生星，今天你幫助別人助人為樂星。給他小手貼了那麼多花、那麼多星，這小孩高興得不得了。完了我孫女說「奶奶，這是第一步，我先給他貼，我還有第二步，第二步比這個更智慧。」我說「妳第二步是什麼？」她說「第二步我跟他說，你要從早晨到晚上放學之前，你都表現好，這些都歸你。你要表現不好，我往回收，你作業不好，我把作業星收回來；你勞動不好，我把勞動星收回來。」完了這個小小子就說，「妳別收，我全表現好。」所以就從早到晚，這孩子就表現好了。

一個月以後這孩子大變樣了，開家長會的時候，他媽媽來參加家長會，一進屋就問，「哪位是劉芙蕖的家長？」我兒媳婦去開的會，我兒媳婦還不知怎麼回事？完了說「我是劉芙蕖的媽媽。」那

個孩子的媽媽特別高興，跟我兒媳婦說，「多虧了妳家劉芙蕖，我家這孩子進步太大太大了，像變了一個人似的，老師也跟他不操心，同學也跟他好了。」你就這樣不就把問題解決了嗎？所以就這個學生，可能是一直到我孫女五年級畢業，他全和我孫女一個座，要分給別人一座，人家這孩子他媽就不幹了，我們家孩子就跟劉芙蕖一個座，不給換座。我說，孫女妳就一直跟他一個座，現在他倆分在一個學校不一個班。有時候我還問問，我說誰誰怎麼樣？她說挺好，現在長成大人，都一米八十多了，告訴我。因為我孫女她是屬牛的，今年應該是十三還是十四？比我高一塊，應該也是大個。

所以說孩子不是因為愈學佛愈自私，學佛是大度，大公無私，我家孫女從小我們就是給她灌輸的這個。在托兒所的時候，那個一圈小床，一個孩子一個床，靠邊這個床就挨著衛生間的門，那衛生間不又潮、還有味嗎？我孫女就住在這個床。當時我兒媳婦跟我說，「媽，是不是得給孩子換一個地方？」我說「所有的床都有孩子住，你不住這個床，必然有另一個孩子住這個床，這個床就應該咱家孩子住，就是這樣。」所以我們家從小告訴孩子，不要自私，不要為自己著想。她非常喜歡看書，她那時候上托兒所也就是三、四歲，她要坐那看書，她一坐二、三個小時都可以不動地方。她跟我說「奶奶，我正在看書，小朋友去就給我搶去。」我說「那本書他願意看，妳給他，妳拿另一本書看。玩具，他願意玩妳給他，妳拿另一個玩具。如果沒有了，咱不玩玩具，咱看書不一樣嗎？」所以托兒所老師都特別喜歡我家孩子，說妳家孩子太大氣了，一般的這麼點小孩做不到。她從來不跟別人爭什麼、搶什麼，什麼好事都讓給別人。

有一次她們班競選班幹，老師指定幾個學生寫發言稿，寫發言稿幹什麼？競選演說。星期天她在我那拿紙寫，我說「荷荷，妳要

寫什麼東西？」她說「奶奶，我寫競選演說。」我說「這詞挺大，競選演說，這競選總統？」荷荷說「不是競選總統，競選班幹部。」我說「都寫嗎？」她說「老師指定幾個人寫，星期一上課的時候，我們就發表這個演說。」我說「荷荷，奶奶提個建議好不好？」她說「奶奶，妳說吧。」我說「咱們不參與競選行不行？」她說「奶奶，我要不參與競選，我這個就可以不寫唄。」我說「可以。」「那我就不寫了。」我說玩去吧！我給人家放假了，玩去。到星期一上課人家開始競選演說，人家那幾個孩子都上前面去競選，有稿，有演說稿。到我孫女這了，我孫女沒有，老師就問說我讓妳寫那稿？她說奶奶說了，不參加競選。一下把奶奶賣出去了，然後我兒媳婦去接孩子的時候，人家老師就問，「你們家長不讓劉芙蕖參加競選班幹。」我兒媳婦不知道這事，說「我不知道。」問荷荷說「誰跟妳說的？」荷荷說「奶奶說的。」這我兒媳婦就問我？「媽，妳是說荷荷不要參加競選嗎？」「我說了，不單現在不競選，以後永遠不競選，不參加這樣的事。」我告訴她，妳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，妳為大家服務一點也不耽誤。妳要是競選班幹，妳選上了妳可能自高自大，妳覺得你看我多了不得，六十多學生我是班幹。那樣不利於妳成長，妳就啥幹部也不當，但是妳就好好為同學服務，大家有什麼困難妳就幫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所以現在我孫女就是她們班的數學課代表，不是班幹。

她回家問我一個問題，她說「奶奶，這道題我會，別的同學問我，我告不告訴？」我說「告訴，十個人問妳講十遍，六十個人問妳講六十遍，好處是妳幫助了同學，妳不自私、不自利，妳自己的知識紮實了，雙方都好。妳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？」她說「因為我們班有的同學說了，自己會的問題不能告訴別人，告訴別人，考試的時候別人就排在妳前面去了。奶奶，對不對？」我說「錯，不要

怕別人排在妳前邊，妳就是學知識把它學紮實就可以了。」所以我孫女，我說「奶奶說的妳聽不聽？對不對？」她說「奶奶，我聽妳話。」所以我孫女到現在她所有會的問題，沒有一個人問她，她說我不會的，她全告訴。就應該是這樣。你這樣從小培養孩子到大了，她能自私嗎？她受的就是這種薰陶。那就看我們做為父母，做為長輩，你怎麼樣來帶這個孩子了。

問：第十八個問題，請問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沒有學三個根，是否可以僅靠一句佛號求生西方？是否還需要再補三個根？謝謝。

答：不用，師父講法說了，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，就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就可以了，沒有時間了。實際在你七十歲的人生路上，你的三個根已經紮上了，你非得去一個一個對號，學東西不要學死，無論是學傳統文化、還是學佛法，它都是圓融的，不是僵化的。你說我現在我先什麼都不用，我一個根一個根我現在就扎根，你都七十歲了，你還有多長時間去紮這個根？那個根你日常生活當中，有好多你已經做到了。

問：第十九個問題，請教念佛如何才能達到，身體每個細胞、每個毛孔，身邊每個物體，包括山河大地都是阿彌陀佛？

答：一切法心想生，我說這就是個桌子，我心裡想它就是桌子它就是桌子，我說它是麥克它就是麥克。我心裡想麥克也是阿彌陀佛，桌子也是阿彌陀佛，就這樣你心想所有的一切，虛空法界的一切都是阿彌陀佛，它就是阿彌陀佛。

問：第二十個問題是這個佛友的母親，學佛多年，並在淨宗學會擔任要職多年，但近年感到母親年紀漸長，身體健康和體力不如以前，也常因學會的事憂心，無法靜心念佛。學生勸母親退下專心念佛，但母親不認同學生的想法，因沒有適合人選接替。請老師開示，母親是否退下？感恩。

答：這個我想你應該勸你母親，放下萬緣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！已經年紀大，體力又漸漸弱了，如果老想說沒有人接班錯了，接班人多著！你不要老放不下，我想缺了誰地球都照樣轉，是不是這樣？過去毛主席、周總理，那在我們心目中至高無上，那他們不也走了嗎？那你說能因為他們走了，我們就不活著了嗎？不是這樣的，所以勸老人家現在應該放下了，念佛，把班交給下一輩。

問：二十一個問題，尊敬的劉老師，我侄女今年十五歲，上高中一年級，患紅斑狼瘡已有五年。目前吃中藥控制，但她的父母不學佛不信佛，您的光碟她也不看，我該怎麼辦？

答：你這就是緣分，如果她有緣，她願意看我二００三年那張光碟，我想對她有一定的鼓勵是不是？因為我就是實例。我那年重到那種程度，隨時都面臨死亡，因為念阿彌陀佛把病念好了。這一次你在這你又看見我，如果以後出了光碟，你把這個光碟你再介紹給她。你也把你見著我以後，你的感受也如實的介紹給她。因為如果我不在現場，有人看光碟，可能還半信半疑，現在我就坐在你們面前，這幾天你們都看到了。如果我的病要沒好，我身體很虛弱，我沒有這麼多精神頭，這不是能裝出來的。它要靠實際來表現出來的，你可以跟你的侄女介紹一下。如果以後有緣，她要同意，我倆可以通通電話，我跟她嘮一嘮。後面這幾個問題和前面都是重複的，我就不再重複說了。

問：誦《地藏經》，先要迴向給自己的冤親債主二百部，以後誦經再迴向給法界眾生，還是可以同時迴向？

答：同時迴向就可以了，你既然是在佛前發願，誦多少部《地藏經》給冤親債主，或者給法界眾生迴向一定要做到，別發空願。

問：三十個問題，念阿彌陀佛一定要迴向嗎？如何管理佛堂？團隊念佛需要注意什麼問題，怎樣才如法？念佛三昧的境界是怎麼

樣的？

答：念阿彌陀佛不一定要迴向，因為淨土念佛法門是不迴向法門，你直接念阿彌陀佛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修學別的法門，你要迴向西方極樂世界，也一樣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西方極樂世界的大門，是對任何人都敞開的，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。如何管理佛堂？這個我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。但是我聽很多佛友說，凡是有念佛堂、有念佛點的，大概都比較煩惱，煩惱很多。因為兩個人意見都不一樣，你看念佛堂可能人數就不止兩個吧，他說這麼的，他說那麼的。為什麼師父上人說他沒有道場，向老師學的，真好，我非常讚歎。一有了道場，人心就起伏，都想說了算，尤其是建佛堂的時候，可能你也投點錢，我也投點東西的，最後佛堂建了，總想分分誰的功勞大，誰的功勞大誰說了算，誰當這個主，一這樣這個念佛點、念佛堂，肯定不如理、不如法。我這麼多年，我也沒上念佛點，也沒上念佛堂，所以對那裡的具體情況我不是太知道的。你要說怎麼樣才如法？第一個和，這個字能不能做到？不和，成天記、計、忌，你是我非，肯定是不如理、不如法的，對誰都沒有好處。

念佛三昧的境界是怎麼樣的？我的感受就是清淨。心裡沒事，空，什麼事到我這來都沒有了，我啥事也想不出來。為什麼我經常把衣服、把褲子穿反、穿倒？就能傻到這分上，有人可能都覺得好笑。尤其像我那兩面穿的衣服那沒問題，今天脫了，明天再穿那面朝外了，今天再脫了，明天再穿那面又朝外了，那沒關係。有的時候不是這樣，尤其是褲子，那前後是有分別的對不對？我經常把它穿反、穿倒，前面穿後面，後面穿前面。我那天給大家講，大家都笑了，因為後面褲腰是接縫的，我印象中那褲兜是在後面的，所以我穿的時候就把縫穿前面了，把褲兜穿後面了。結果錯了，應該是後面接縫的是褲腰，那兜是在前面，我就教條了，穿錯了。就這樣

事多著！我這故事都不可笑，我同修刁居士那故事更可笑。

我給你們講刁居士的笑話，她笑了，讓不讓我講？隨緣妙用，她批准了，我就給大家講。我們在吉林接香港的一個同修，接到了以後，那個香港同修法制觀念強。正好刁居士那天就坐在司機旁邊那個座位上，我們開車司機就是錄像那小于。她坐那以後人家那個香港同修說，「得把安全帶繫上。」我們刁居士到處找這安全帶在哪？沒見過安全帶，尋思不能問。問了香港同修第一次見面，人該笑話了，說東北人怎麼連安全帶都不知道？我自己找吧。她就找一看這門這邊掛一個，這麼大一圈，後來跟我們學了，這個肯定就是安全帶，但是它是一個圈往哪掛？比量比量就夠掛脖子，別的地方掛不上。我們誰都不知道，誰都沒注意，她就把這就掛脖子上。掛完了以後這車一開，她肯定就勒得慌，她想得想個辦法？不能讓它勒著，她就把手伸進去這麼拽著，拽著以後再一開車她還是咯得慌。就這時候我們都沒發現，又開了一段，實在是受不了了，那可能是上不來氣了。她就自言自語的說，「這安全帶也不安全，我怎麼都上不來氣了？」這時候我們小于這不開車嗎？這麼一看，「刁姨，妳怎麼把安全帶套脖子上？」她說「那別的地方也不夠套！」我們倆在一起反正不是她出洋相，就我出洋相，都習以為常了。

前天她又出個洋相，昨天我問她我她，「刁，這次出門妳又出了幾個洋相了？」她說「就一個不多，出一個。」我告訴妳，什麼樣洋相，我們往這邊來不得坐車嗎？她就坐到司機的位置，因為我們那面是司機位置在左側，這邊是在右側。我們刁居士大大方方坐上去，我們一看說，「妳會開車嗎？妳坐那？」「坐錯了。」我們這些同修們在一起快樂多多，沒有煩惱，沒有憂愁，全是快樂，完了都直截了當說。有時候我就說，你們誰要有心煩的事，想想刁居士這個安全帶的問題，就沒煩惱了，真是這樣的。

問：第二十八個問題，你看是不是誰都不睏了，一會我還有笑話。這是最後一個問題，如果最後一個問題說完了，大家還有就把條拿上來，沒有我就給你們講故事。我今天聽您老人家說法，最聽進忘不掉的就是不要做自了漢，我發自內心想請您老人家開示一件事。我聽老法師講法十來年了，身邊發生許多學佛感動人的真實事蹟，自身經歷也很多。前幾年熱情高，製一些光盤發給大家流通，挺受益。這兩年也發生好多真人真事很能教育人，但我卻懶得不理製出發給大家了（這我沒明白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卻懶得不理製出發給大家了），我常自責是不是墮落了？後來一想流到別人也一樣，法布施、財布施，或加戒殺、放生，無畏布施也全有了，挺知足的。當地老居士說，就這樣將感人事蹟埋起來，太可惜，我也不當回事。當地居士願意結善緣，廣修供養，我們就幾乎每年發心到香港親近恩師上人，供養這些微薄之財，想藉老法師之手，用到更廣泛的地方做善事。老居士說，把身邊艱苦條件下，仍發心修學的實例講給大家聽，這是從事上做到的，讓更多人受益多好。我說發不出來心，自己受益好了。老居士說我墮落了，沒有慈悲心了。

這次出國聽恩師上人講課，說老師缺乏發心財供養的，要發心法供養，當時我心中忽然動一下，是不是說我？後一想我又不是老師，肯定是提醒別人。上次上課老法師提到自己年輕時，同年一起講經，他在最後沒陪上去，心想我要上去比他們講的好時，心中一動，我心想我要上台也能講好。後來一想，民間修學例子多了，不在乎我這幾件事。講課是聖賢幹的事，關我什麼事？今天聽到劉老師您講弘法利生，是我們每個人的事，不要做自了漢。您第一次強調時我還想：這還是每個人的事？那我可有罪過了，不弘法活著跟死了沒區別。但此念一閃即過，過了一會，劉老師您又講一次，隨即又麻木了。心想又不是說我，那是提醒修行好的，有成就的人，

與我何干？我同來的李居士說，「我五十七歲了經事多，我看你能講普通話，聽老法師講法虔誠，知道的事也多，以後發心講法，我看你行。」我悄悄對他說，「讓別人，我發不出心來。」我發現他用看不起的眼神瞄我，好像說你是佛弟子嗎？我忽然責了一下，隨即就消失了。昨晚下課後，忽然學長對話中強調一下，誰有什麼問題，想問劉老師寫出來，明天中午飯前交，明晚上劉老師回答問題。忽然間一句話登上心頭，我難道真的沒有慈悲心了，我真的墮落了嗎？我是不是失去皈依了？我不是佛弟子了嗎？我懷疑自己。回到宿舍，翻來覆去睡不著了，我將心中所疑寫出來，請劉老師慈悲開示，並明示如何辦？

答：趕上長篇小說了，你說了這麼多，就是說一切都要隨緣去做。你好幾次說我發不出心了，那你發不出心了別人替你發還不好使，你只有你自己發心去做才可以。你現在不想做，或者有什麼原因，那你不做也隨緣，沒有人強迫你，應該是這樣的。我說不做自了漢，是指如果你和眾生有緣，你不能說我快點回西方極樂世界，我不在這地方呆了，太苦了。那不對，那是做自了漢。應該是如果你和眾生沒有緣了，那該回家就回家了，那不是自了漢，你不自私。就看你和眾生還有沒有緣？比如說咱們請師父常住世間來弘法利生。怎麼請我告訴你們，磕頭、作揖、燒香那不好使，我們要請佛住世、請師父住世一定是依教奉行，老人家覺得還有人聽他的話，他就不走；大家都不聽了，那就走了，就是這麼的。你看那時候老法師不說嗎？他們同學對李炳南老師採取個什麼辦法？就讓他講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長，那你講吧，你講不完你不能走。事實證明，李炳南老師《華嚴經》沒有講完就往生了。所以咱們請師父老人家住世，一定要依教奉行，真誠心，讓老人家看到有人還聽他的話，這就可以了。所以你能不能講？因為你說你要是上台講，也可

能能講得很好，因為我不太了解，我不能妄加評論。如果能講，出來講更好。雖然那次我說過一次，因為有人反對，說居士講法是白衣壞法。我沒有這種想法，因為什麼？你講，你真誠的去把你知道的告訴大家，你要告訴大家的是正知、正見、正修，我看誰都可以說，誰能上來說都好，有什麼不好！

劉老師：問題還有沒有？

問：劉老師，您好，這裡還有一些問題，因為這些問題都是手寫的，所以是不是晚輩在這裡。

劉老師：你要是看了，你就直接告訴我題的是什麼問題。

問：好的，謝謝。劉老師，向您鞠躬，昨晚您的講話總有說「剋期取證」。如果我代表大陸同修祈求您為慧命佛法使命，剛剛踏上講堂而讓更多的新學跟上來，您的「剋期取證」可否延後？這是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續佛慧命，正法久住，這個演講非常攝受聽眾，可否請教劉老師解答一個疑情，有相當多的人（大陸同修）都非常堅定的持誦《無量壽經》，對求生極樂很自在法喜。大家皆有一個心願，恭請師父淨空上人住世，再把大乘經典演講出來。特別是《楞嚴經》，古德云「楞嚴興，正法興」，又云「開悟的楞嚴，成佛的法華」。既然正法的代表是《楞嚴經》，懇請您代大眾啟請師父開講《楞嚴經》，也請簡單闡述《楞嚴經》與《無量壽經》關係。

答：我先來回答這兩個問題，關於第一個問題，「剋期取證」的問題，這個剋期取證這個期不能改變，必須定在二０一二年十二月以前，這個你們聽如果要聽明白了，知道我說的什麼意思。第二層意思我好好修，我修到來去自由。如果到那個時候，需要我回家我就回家，如果大家還需要我，那把我留下我就再多住幾年唄，這也是剋期取證！第二個問題，我聽關於《楞嚴經》的問題，想啟請

師父講《楞嚴經》不太可能。師父現在講《大經解》，《大經解》講完了還想接著講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沒講完。還有一次我單獨跟師父在一起的時候，師父好像說了一句，他還想如果時間允許，老人家還想講《彌陀經》，《佛說阿彌陀經》就是這個。《楞嚴經》是師父進佛門以後，講的第一部大經，也是師父的主修經，所以現在再重新啟請師父講《楞嚴經》，我個人覺得好像不太可能。

問：尊敬的劉老師您好，末學的問題有三，一，我選擇了離婚，也離婚了我會墮地獄嗎？第二，我自己念佛號是不是只念同一個調？第三，是不是任何團體的邀請，我都可以應邀去分享《弟子規》。並不是我有資格去分享，而是擔心他們以《弟子規》來打紅他們的團體，感恩。

答：關於離婚的事，我不太支持離婚。因為剛才說到婚姻家庭、夫妻之間，我就說明了這個觀點，應該彼此要負責任。現在這個結婚、離婚，好像是一個很時髦的事情，但是這樣的事情這麼做不好。你問我你能不能墮地獄？我要說你能墮地獄，你不嚇死了嗎？我怎麼說？好好懺悔，反省自己的過錯，不要指責對方，應該給對方賠禮道歉，不要去爭誰對誰錯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墮到地獄去了，有你今天這句話，我去救你。謝謝。

問：第二個問題：我自己念佛號是不是只念同一個調？

答：你念哪個順你就念哪個，這個不強求一致。有的唱，有的念，比如說還有師父上人那個念佛，有快有慢，你喜歡念哪個就念哪個，這個沒有非得一致，都得念哪個調。比如說我家，我家佛號，那個念佛機放的佛號的調，就是我老伴喜歡的。我平時念我沒念那個調，後來我老伴喜歡那個調，我就放上那個調的，以後我磕頭念的時候我就念那個調。都是阿彌陀佛，哪個都好，這個也不要執著。好，接著說下一個問題。

問：謝謝，是不是任何團體的邀請我都可以去應邀去分享《弟子規》？並不是我有資格去分享，而是擔心他們以《弟子規》來打紅他們的團體。

答：你這個還要守規矩吧，比如說你是咱們講學團裡的，那如果老師分配誰去講，誰就去講。我不主張就是誰請都去，不是說有分別，就包括我現在出來講，後來有很多地方請我，就國內各地我都沒有去。我跟他們解釋，這有幾個原因，一，你請我我去了，他請我我沒去，他就生煩惱。就該說你看劉老師，那個誰誰請就請去了，我就沒請來，咱們怎麼怎麼的，他生煩惱，這是一。第二，就是有的不是真正的道場，就像寺院什麼的，那個你去講不如理、不如法。所以我想如果我要講，就是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那去講，講完了以後發光盤。全國各地都可以看得到，這不也就起這個作用了嗎？另外這次是跟隨師父一起出來，在新加坡要講，在這要講，到印尼要講，這是師父批准的。除了這之外其他人請我，我一般我不出去，不是說誰請都去，想說啥就說啥，那是不可以的。一定要告訴大家是正確的東西，不要誤導眾生。

問：謝謝，劉老師。劉老師好，事上斷淫兩年多，心上也淡了許多。現在跟女性談話，談話時有點不敢看對方眼睛，請問這是修行正常過程嗎？什麼時候能走過這個過程？

答：我記得台灣的海濤法師，我看過他的光碟，他不就舉了個例子嗎？修那個不淨觀，我當時不知道什麼叫不淨觀。然後他光碟裡頭說了，他們幾個同修，就幾個師兄弟一起修這個，好像不是七個就是八個，就在一個山洞裡，一個生前非常漂亮的女人，死了以後就把她那個屍體移到這個山洞裡去，他們幾個就圍著這個屍體，就修這個不淨觀。就看著這個屍體一天天腐爛，一天天腐爛，最後變成一堆白骨。這個整個經過他們幾個在那看，最後就剩海濤法師

一個人，其他幾個陸續的都跑掉了。所以海濤法師說，從那以後他再見著什麼樣的漂亮女人，連瞅都不想瞅了，一瞅就是最後那堆白骨。所以剛才這個同修說他現在看見女的就不瞅，我不知道你到了什麼境界？一個是你可不好意思，再就是你真是達到那種境界，我就不需要看。真正的修行人，尤其是男同修們說，就是跟別人說話的時候，就看眼前這一點，那也是一種修行的功夫。至於您是哪種？我說不清楚，你還是眼睛不瞄是不瞄，心裡還在想：她長得挺漂亮。

問：謝謝劉老師。尊敬的劉老師，您好，請問父母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的具體內涵？再來怎樣才能知道過世的親人在哪個道？怎樣才能助過世的親人往生淨土？再來一個問題是怎樣才能不作夢？

答：怎麼樣不作夢？我就不作夢，但是為什麼不作夢我不知道。我睡眠特別好，我躺在床上不到五分鐘我就睡著了。我是睡覺早，起得早，我晚上八、九點鐘我就睡覺了，早晨兩點鐘我就起床了，我就是不作夢。偶爾的做一次夢，我還記不住，就是這樣，不作夢挺好的，挺清淨的。說明可能是心比較淨了，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想了，就可以了。

問：怎樣才能知道過世的親人在哪個道？怎樣才能助過世的親人往生淨土？

答：這個我跟你說，有的人這麼問我，劉老師，我爸爸媽媽往生了，妳看看他在哪一道，上沒上西方極樂世界？我這麼回答的，第一，我沒上西方極樂世界，我還沒見到他們，等我去了以後我要見到他們，一定回來向你報告。第二，我說你一定要今生了脫生死，上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你父母要在那團圓了，都去極樂世界了。你父母要是沒在極樂世界，他們在哪一道你一清二楚，你就可以救度他們，讓他們也上西方極樂世界這多好，多有把

握。我現在告訴你，我說去了，我拿啥證據？我說沒去我也沒證據是不是？所以我不能說去了，也不能說沒去。我就等我去了以後，見面我再跟你報告好不好？不管在哪一道，都好好念佛給他們迴向就好了。

問：謝謝劉老師。明心見性，明心才能見性，劉老師與我們分享如何降伏其心，明心，謝謝。

答：明心就是見性，見性就是明心，是一不是二，你不要把它分開。你明心了你肯定你自性就見到了，你見自性了你心就明了，它是一不是二。我現在還沒明心見性，你問我什麼境界我說不出來，我不能騙你們。反正我現在總的感覺，我就覺得愈來愈清淨了、愈來愈清淨了，就是那種愉悅，不是愉快，不是快樂，是那種悅、那種喜，它是發自內心的，不是說裝出來的，或者我求來的，都不是。人家方東美先生不說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嗎？我過去不太理解，我現在理解了，真是一種享受。所以我又加了兩句，念佛是人生最大快樂，成佛是人生終極目標，就是這樣的。

問：謝謝劉老師。請教劉老師，如果一個年輕人隨時念佛念得很好，一句佛號、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但是不改自己的過失，做事不積極，一心想往生可以嗎？

答：不可以，往生不了，能說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，也不是真修行人。你就口裡念十萬聲佛號，你該怎麼做怎麼做，你那習氣你該怎麼弄還怎麼弄，你肯定去不了西方極樂世界。必須得做，信願行三資糧缺一不可，你缺的是那個行。

問：謝謝劉老師。請教劉老師，您念佛有沒有用印光大師的「十數念佛法」（念佛的同時，數一到十）？

答：沒有，我就是自由自在的阿彌陀佛。

問：好，再請教您曾經教過的「八班的學生」，現在都好嗎？

您是怎樣向他們介紹佛法的？

答：時間到了，你說怎麼辦？剛才都舉牌了，那如果允許我再拖一點時間，我就跟你們說說這個事情。我那個八班的學生現在都挺好，今年他們應該是四十八歲、四十九歲這樣，這是我教的，不是最小的，後面還有一撥。他們現在應該是挺好的，前段時間，去年，應該說是前年了我們聚會。聚會以後，我也不知道這些孩子們怎麼這麼想的，就在一個度假村有一片小樹林，他們就把那個小樹林裡擺了那麼多椅子，小塑料凳。我說幹嘛擺這裡？他說老師，一會您就知道了。後來他們吃完飯以後都去坐著去了，原來那個班長宣布，「三十五年以後請劉老師登台講課。」我也沒有準備，我給你們講什麼？讓我坐我就得坐了，我坐那我說，我今天給你們講什麼？我給你們講阿彌陀佛。我就給我這個班，當然那次是去了三十八個學生，我就給他們講了一個多小時的阿彌陀佛。我是怎麼樣學佛的，怎麼樣走上學佛這條路的，我現在學佛什麼感受？因為有一個學生曾經跟我說過，她說老師，就是說我是她偶像的那個學生。她跟我說，老師，我後來聽說妳信佛了，我這見人我都不敢抬頭。他們就問我，聽說你們劉老師信佛了是嗎？我不好意思說，我說我不知道，我感到是一種恥辱，我們老師堂堂的共產黨員，怎麼能信佛了？怎麼搞的？她說後來我明白了，現在我是積極努力的去宣傳我們老師信佛了，改變了，她的態度就改變了。原來她以為恥，現在她以她老師學佛為榮了。所以我對我的學生一點也不隱瞞，我在我學生當中有好多是我的粉絲，新名詞。就是見面那跪地就磕頭，我說這啥時候的禮節？他說老師過去沒給妳磕過頭，現在得給妳磕頭，就都這樣的。那些學生確實都不錯，我教了就是你看有七０屆的，有七四屆的，還有七四屆畢業以後，我又接了一個班，教的時間不太長，一共當了十年班主任。所以真是教學是一種幸福，一定

要為人師表，做個好表率。

問：謝謝劉老師。最後一個問題，您的傻是怎麼做到的？

答：我從小就缺心眼兒，我們北方人叫一根筋，我就是一根筋，我知道的事特別少。因為我那個時候是上班當老師，小學女老師多，女老師湊在一起，就愛說家長裡短，公公長、婆婆短，兒子、姑娘什麼做什麼，連衣裙怎麼怎麼的，這些我統統聽不懂。後來就是要發展我入黨的時候，支部書記跟我談話，說人家給妳提了一條意見，不合群。我說那怎麼合群？說人家說什麼妳都不摻和。我說我不會，我怎麼摻和？因為我教語文需要批作文，那個量是比較大的，不像現在批幾本，我們那時候本本都批。然後人家那面一開始嘮家常了，我趕快端個凳子跑人家圈子去坐著去，坐著我心裡想，我還有這麼多本作文沒批，妳們快點說吧。後來因為我老師，我初中二年級班主任老師和我一個學年組，是我的學年組長。我老師看了幾次後來就叫我，「素雲，妳幹啥？」我說「合群」。我就坐人家那堆去跟人合群，我還啥也不會說，就聽著人家說，心裡著急我還沒批作文，就這樣似的。我老師說，「這個群咱可以不合，妳入不入黨是次要問題，本職工作要做好。」所以後來我就想我不入黨，我還是批我的作文吧，就是這樣我非常簡單。

要不現在我跟你們說我簡單到什麼程度，可能你們都不太理解。六十多歲了，我學生對我的評價是說，「老師，好幾十年過去了，妳怎麼社會經驗一點沒長？妳現在不能教中學了。」我說「是，那教材我都不會了。」說「小學妳也不能教了。」我說「是，荷荷那教材，有的我都看不懂。」說「幼兒園妳也不能教了。」我眼睛瞪圓了「啥意思？」他們說「幼兒園的小孩都比妳聰明，都比妳想得多。人家那小孩說啥事妳都聽不懂了。」我說是，這就是這些學生對我總的評價，就說我社會經驗一點沒長，還和幾十年前一樣空

白，還是一張白紙。所以就是因為這張白紙，才能畫更多的阿彌陀佛，要是已經滿了，就沒地方畫了！

好，因為時間的原因，我們這裡雖然還有很多的問題，但是我想這些問題今後有機會，下一次劉老師還會經常來我們馬來西亞。

劉素雲老師：本來說給你們講個故事，沒時間不講了，以後有時間再來講，講，這故事是笑話，實際你聽了以後你琢磨琢磨是什麼意思？你要不琢磨它就是一個故事，就是一個笑話，你要琢磨你會有所悟處的。我記得我在新加坡、還是在香港，我給大家講了，反正大家挺開心，都笑了。但是笑完了之後能悟到什麼我就不知道了，現在就得從歷史講，那就得話說乾隆年間。乾隆年間，乾隆是皇上大家都知道，有一天他出朝，那就是上朝，上朝文武百官就分列兩邊鴉雀無聲。這個時候乾隆皇上不小心放了一個屁，這大家都很尷尬，因為很靜，這個屁一定很響。這文武百官就你看我、我看你，尋找這個屁是誰放的？這個時候一看，和珅的臉紅了，大家一看，好，就是他放的，因為臉紅了！和珅也挺知趣，也沒言語，也沒解釋，默認了。為什麼和珅深得皇上的信任和重用？因為他替皇上擔擔子，把這個圍給解了。這個歷史故事就過去了。

再說現在二百年以後，就輪到我們這撥了，一個祕書長陪著一個市長、一個局長去開會，電梯間這市長不小心放了一個屁，那電梯人少，結果這個市長和這個局長就看這個祕書長，那意思大家不言而喻了。可是這個祕書長他沒有心量，他被看得不好意思，沉不住氣，他就解釋一句：不是我放的。第二天結局是什麼？祕書長被解職了。市長的一個屁把祕書長的官給崩沒了，這個祕書長不理解，說我也沒犯啥錯，這怎麼官還沒了？就去問市長，市長說你屁大點事都不敢承擔，留你何用？好好好，感恩大家，來到咱們馬來西亞我很開心，看到大家開心我更開心。以後有機會，我再第二次光

臨大觀園，謝謝，謝謝。